

蔡振新說海戰 >>

從錯誤中學習－珍珠港事件

著者/蔡振新

海軍官校正期70年班
現為海軍備役上校

珍珠港的攻擊事件對美國人民來說，是一心理的重大打擊，日本的行動卻激起美國人要贏得太平洋勝利的決心，與齊一的精神。

李德哈達所指出的，歷史的最大價值就是提供警告，它告訴我們前人是如何失足跌倒，這樣也就使我們知道應該避免什麼始不至於重蹈覆轍。

壹、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海戰的爆發，是以珍珠港事件為肇端¹，這是一場最困難的戰爭，日本為何踏上這戰爭之路？而寧靜的太平洋，何以激起前所未有的怒濤²？日軍作這個決定，是否經過審慎的思考？在決定過程中影響他們的是那些因素？他們考慮是否合理？他們犯的錯誤，有沒有原因？有沒有值得吾人學習³？這一連串的問題，對戰史研究與學習者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這些決定，往往不僅關係到國家、民族的存亡，更對世界產生整體影響；是正所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道理。

日本揚棄「以逸待勞」的被動艦砲決戰思維，改以積極的「先發制人」的攻勢作戰，並以航空兵力「大膽」奇襲的方式，突將戰線自日本海海域附近，向前推進至夏威夷。此舉究竟是壯舉，抑或是愚蠢的行為？對爾後的用兵產生何種影響？

貳、地理位置與戰略地位

夏威夷群島又稱三明治群島（Sandwich Islands），屬玻里尼西亞群島的一部分，多為火山島或珊瑚礁，是由19個較大的島嶼和其他小島所組成。該群島地處北緯19度至29度，西經154度至162度間，大部位在迴歸線以南，主要的八個島嶼分別是：歐胡

島（Oahu Island）、茂宜島（Maui Island）、夏威夷島（Hawaii Island）、可愛島（Kaa I Island）、莫洛凱島（Molokai Island）、拉奈島（Lana Island）、尼豪島（Niihau Island）、卡胡拉威島（Kahoolawe Island）。全區呈東南一西北向排列，共長2400公里（如圖1），屬於海島型氣候，終年有季風調節，年平均溫度約在攝氏26度至31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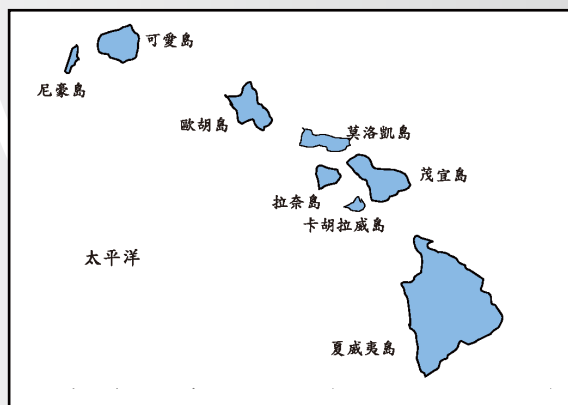


圖1 夏威夷群島（作者自繪）

1887年美國獲得在此建立加煤站和修船場的特權。1898年「美西戰爭」，將美國推向菲律賓及開始在太平洋上活動，同年亦在夏威夷建海軍基地，藉由海洋的通連，逐漸朝向遠東發展勢力；尤以1899年各國紛紛瓜分中國（清朝）之際，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宣佈「門戶開放政策」，主張維持中國的獨立、

主權和領土及行政的完整，並要求所有各國均有平等機會與中國建立商業關係⁴，這就是形成了美國的遠東政策；就進展時機與國家利益發展而言，19世紀末期，日本也積極向朝鮮半島、中國等地進軍，而其假想敵亦自蘇俄改為美國，雙方的衝突將只是時間早晚與規模而已。

1900年，夏威夷成為美國領土的一部分，群島之中最大島為夏威夷島，而珍珠港位歐胡島上的海港，首府檀香山（火奴魯魯）在其東南方，港內面積約89平方公里。珍珠港係由3個自陸地深入海灣的半島構成，僅一窄口與太平洋相通；（如圖2）灣內水深約10-20公尺，水域面積約26平方公里。港內各項設施在美軍手中陸續充實完備，有大型修船廠和油庫，是美國在太平洋上。



圖2 珍珠港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arl_Harbor)

支援作戰的主要後勤基地，也是美國聯繫威克島、中途島、菲律賓和往返遠東、西太平洋之間海上交通的總樞紐，島上的科勞山脈和懷阿奈山脈為港區

提供掩蔽條件。另在歐胡島上美陸軍已部署6座警戒雷達⁵，監視距離約50哩，提供美軍防衛港口之必要情資與反應。從距離上而言，夏威夷群島東距美國西岸2090哩，西距日本3200哩、距菲律賓5600哩，向北可達阿拉斯加，南接南太平洋各島嶼，故夏威夷對美、日雙方之戰略地位而言，均為往返太平洋東、西兩岸之中央位置，可為進出太平洋之中繼基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更可擔任日本爾後建構之防禦體系之最先緣。

參、戰前態勢

1875年至1879年間，日本獲得千島群島（Kurile）、小笠原群島（Bonin）和琉球群島，至1891又獲得火山群島（Volcano group）；當1894年—1895年藉由甲午戰爭，侵佔台灣、澎湖群島；隨後在1905年之日、俄海戰的勝利，再獲得大連港及庫頁島（Sakhaline），進而控制朝鮮半島，直到1910年併吞朝鮮。以日本在「甲午海戰」與「日俄海戰」的表現雖可圈可點，分析其當時海軍能力，成功的原因在於，均避免將其海軍投入無限度的戰鬥中，兩次的戰爭可說是一有限的目標，即確定清朝與帝俄都無法在海戰失敗後，再次奪回「制海」的能力；另一方面日本人民活動範圍多侷限在亞洲大陸邊緣，未朝向深遠的太平洋發展，僅屬濱海作戰之行動，以馬漢海權思想而言，海權遂行的海洋運用與控制所需的基地（位置或港口）之條件是不足的，所以19—20世紀的海洋思維尚無法在日本人的心靈生根⁶。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日本因與英國結盟關係、又獲委任馬里亞納、加羅林（Caroline）、及馬紹爾（Marshall）群島的管轄。1921年至1924年間，英國不再與日本續訂盟約，另美

國開始逐次限制日本移民，直到完全禁止亞洲人入境，日本更感覺國際地位受歧視。1929年世界經濟大恐慌，日本在擠身工業化國家之列深受影響，人民生活困難引起普遍不滿，軍閥勢力抬頭，並積極鼓吹向外擴張，以解決經濟問題。除上述海洋與經濟潛伏的問題外，更有如：

（一）中國問題

1931年，日本為消納其日益增加的人口，以及為其工業獲得原料供應，遂進軍中國東北⁷，製造「九一八」事變，隨之在中國東北成立「偽滿州國」，以為其附庸。此舉引起美國胡佛總統之國務卿史汀生，指控日本違反1928年的凱洛格布里安非戰公約⁸ (Killog-Briand Pact)，同時強調美國在中國利益。1932年起日本逐步向中國地區進逼，同年年底日本退出華盛頓協定，1933年退出國際聯盟。1937年日軍藉「蘆溝橋」事件，引發中、日間的爭端與衝突，中國正式向日本宣戰；經過三年多，日軍發覺對中國的戰爭已經無法在短期內結束，亦無法斷絕滇緬公路的外援，大量的戰爭資源已陷入中國戰場的泥淖。期間雖曾首次運用艦載機對南京實施攻擊，但戰果卻無法形成以航空載具爭奪「制海」的概念；故在面對與中國和談或撤軍的困境兩難時，著實是日本陸軍無法放棄「陸權」主張的難題。

（二）與德、義結盟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國際聯盟」成立，此一組織的設計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實力，無法有效的推動世界經濟進步、及對和平與維護的仲裁；因此，無法約束具侵犯的軍事行動。當1940年5月，德國以快速、閃擊的軍事行動迅速攻佔荷蘭、比利時，更從色當附近突穿馬奇諾防線，直指巴黎，5月26日起至6月3日

止，英國遠征軍及盟軍部隊自鄧克爾克撤退；6月10日，義大利向英、法宣戰，6月14日，德軍進入巴黎，德軍的聲勢到達頂點，只是未渡過英吉利海峽，歐洲各國亦缺乏有效的制止行為；對歐洲未來戰爭的預測，日本國內的陸軍更充滿著期待與樂觀。斯時美、日雙方關係因中國等問題陷入僵局，長期來看似乎難以改善，若能藉密切的與德國同盟，達到防止美國參戰，以實踐「以陸制海」思想；亦可運用德、俄的親善，能擴及至日俄關係，如此可稍緩在中國作戰可能的翼側牽制，甚至於未來可以與德國分別在歐亞大陸對俄國的夾擊。此外日本更企圖建立自中國東北直達澳洲，東起斐濟群島向西延伸至「孟加拉灣」（Bay of Bengal）之「大東亞共榮圈」（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如1圖3）在此生存圈內日本冀望德、義尊重日本的政治主導性，同時承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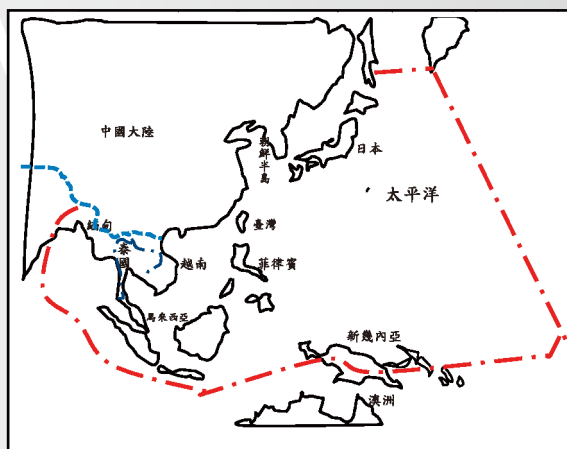


圖3 日軍欲建立之大東亞帝國（作者自繪）

德國對歐、非洲的主導性⁹，並與德國能互相對抗美國，並由日本藉由對荷屬東印度群島之屬地用兵，以能牽制英國。因此開始謀求加強與德、義之間的關係。但主導國家政策的米內內閣較趨向保守，終未能

在內政與國家外務上有所突破，遂於7月16日下台總辭，改由近衛內閣登場。近衛的上台，即積極推動與德、義關係加強，對俄國訂立互不侵犯協定、南方地區（英法殖民地）的處理，唯努力排除國際會議與美國的干涉等¹⁰（稱荻窪會談），這會談的結果即為日後日本其基本國策的精髓，而會談的主導亦多以陸軍的態度為考量，其國內情勢更趨明顯。

（三）中南半島與南方資源：

依據日本的調查，1940年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石油產量為1100萬噸（世界第六）、錫3.3萬噸（世界第三）、橡膠320萬噸（世界第二）、奎寧佔世界產量93%，由於歐洲戰爭的發展，使得荷屬東印度群島物資的出口，優先供給歐洲，此舉間接影響日本在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物資獲得，但該地區的生產，也同樣是美國等其他國家所依賴的，所以維持地區的安定為歐美各國所共同關切的所在。5月25日，日本向荷蘭政府（已遷至倫敦）提出供應錫、橡膠、錳、鎢等13項礦產輸出保證，而此13項的大部份是無法自中國及其國內取得之重要戰略物資，但荷蘭政府卻迴避供應的保證；5月30日，美國以1.縱使德國獲得勝利，仍無助於日本的安全及繁榮。2.應和美國合作擴大貿易，依和平的手段增進福祉¹¹。將其立場向日本說明，而一向佔大比例的歐美進口卻又是日本所依賴的。因此，欲擺脫依賴歐美的經濟結構，尋覓自給自足的資源，供廣大的中國戰區的戰爭，是必須的方案，所以南方軍事要域的資源及價值引起日本海軍極度重視。

依據日本之「南方施策要綱」的指導，1940年8月27日起日本對於荷屬東印度群島完成「對荷印交涉方針」，先期望荷印和歐洲斷絕聯繫，加入共榮圈，終未能成功。隨後9月16日至10月29日，再次進行戰略物資採購之合約，在數量上均僅達最低需求，甚至不足

地要求；12月28日日本續提出交涉備忘錄，當地政府均以英美荷之限制出口而拖延不決，1941年6月14日雙方交涉停止，日方的企圖在政治與經濟兩方面均停滯不前情勢下，已顯示武力將為其最後底線；聯合艦隊將從菲律賓、馬來半島兩面發動作戰，並指向爪哇。

對於陷入中國戰場泥沼的日本，又無法斷絕美國的援華，為有效阻斷中國對外的補給，以封鎖中國沿海的方式較為適當，因此，位於中南半島的越南、泰國等地，就成為日本陸軍解決困境的首要考量，遂於1940年6月12日，先與泰國訂立「日、泰友好條約」，以緩和英、法之顧忌。8月1日，外務大臣松岡，認為自法屬越南地區對中國實施禁運，可解決中國問題，因此期望法國同意在政、經、軍等方面能與法國進行合作，雖遭法政府拒絕，但同意日軍過境之申請；但到9月底時，日本陸、海軍開始進駐相關兵力與使用機場、港口，反引起美國的強烈反應與禁運措施。隨後與荷屬東印度群島的交涉不如預期，遂藉「日、泰友好條約」，調停解決泰國收復自1867（至1907年止喪失整個柬埔寨）年被法國政府勒索之地區與國境線，乘機誘導泰國加入共榮圈，泰國遂全面接受日本所提軍事同盟，與承認中國新政權等條件，此舉亦經「維琪政府」否決。

另利用德國對法國的勝利之際，無暇顧及其遠東殖民地一越南，前因泰國與法屬越南的土地爭議，進而發生衝突而致混亂，日本再藉「日、泰友好條約」居中協調；1941年6—7月後，處於禁運措施逐漸加重，荷屬東印度群島採購未達要求等問題，日本遂以在海南島實施登陸演習之理由，集結兵力，進而威脅「維琪政府」，被迫於在7月21日同意日本的佔領，此舉形成對緬甸、馬來西亞及菲律賓之安全直接、間接影響。

肆、美國的反應與立場

1939年英、美兩國，為持續增加對日本的壓力，於1940年4月，羅斯福總統下令太平洋艦隊自本土移駐夏威夷；6月18日，美國眾議院海軍委員會一致通過史塔克所提的海軍擴充案（即兩洋法案¹²），計航空母艦、戰鬥艦各8艘、巡洋艦21—42艘、驅逐艦125艘、潛艦44艘、輔助艦艇100000噸、飛機15000架，約46億美元（或40億美元），期程5—7年。在時機上英國的海權光環褪色，正提供美國向太平洋及大西洋崛起之時機。當美國1940年6月以第三次賓遜法案（1942年完成）¹³，亦主張「一強標準」時，展開軍備擴充，籌建海上武力，及確保太平洋上的島嶼、港口等安全，就海洋運用及海權遂行上而言，所延伸的海上交通安全，實維繫未來作戰成敗發展的重要因素。

基於對日本進駐中南半島及未來軍事行動發展的憂慮，7月2日，羅斯福總統簽署「國防法」，同時發佈總統令，禁止武器、鋁、鎂、飛機零件、光儀等戰爭器材，為許可制之物資，逐漸開始對日本實施經濟壓迫，隨後於6月4日禁運工程機械，7月31日禁運航空汽油、9月25日美國發表對中國提供2500萬美金的貸款，9月26日再禁止鐵砂及鋼鐵出口¹⁴。7月26日，美羅斯福總統宣布凍結日本在美約33,000,000英鎊的資產¹⁵及石油的禁運，英國與荷蘭亦相繼宣布廢止與日本在1911年、1934年及1937年雙方訂立之通商條約及禁運措施；11月9日，獲得連任的羅斯福同意將對日本的禁運物資中增列鐵礦、鋼鐵製品，隔月再增列銅、鋅、鎳等項目，並隨著時間及局勢，逐漸增加禁運項目；日本就在此情況下，幾乎逐漸失去進口的戰略物資，並在一夕間被剝奪了石油供應來源。

自1941年起，日本大使野村即展開與美國赫爾（Cordell Hull）國務卿等人進行多次雙方「和

談」，但美國方面已能從日本政府和駐外單位間往返之電報內容予以截收與譯密（即魔術，含日軍進駐中南半島之電文）（如圖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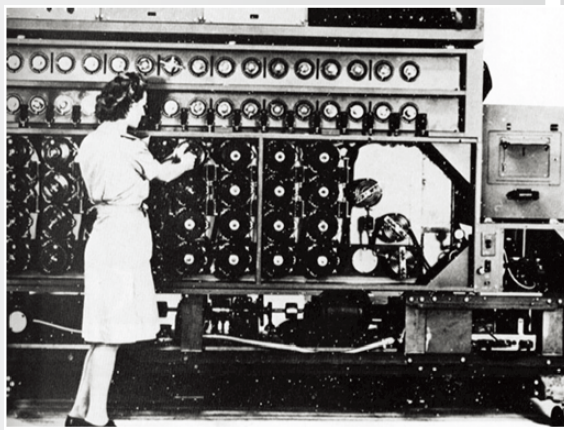


圖4 美軍之魔術譯密機

所以日方之意圖，幾乎全然為美國所掌握，到談判末期，美國政府已能確定日本政府將以11月下旬為談判終止期限，此後「局勢將自動推展¹⁶」。10月20日東條（Tojo）內閣，向美建議撤除禁運，並同時停止對中國的援助；而美日雙方所進行的會談，美國一貫的立場係以四項原則為主，即：

- 一、尊重一切國家的領土完整及主權。
- 二、支持不干涉他國內政問題的原則。
- 三、支持包括商業上均等機會的原則。
- 四、除依和平手段變更「現狀」者以外，不擾亂太平洋的「現狀」¹⁷。

雙方和談基礎無法建立，循外交方式已無折衝，且陷入永無止境的爭議，遂有爾後日本的「帝國國策遂行要領」。1941年8月10—12日英美兩國發表共同宣言

（即大西洋憲章），計有：

- 一、不要求增大領土。
- 二、否定國民所不希望的領土變更。
- 三、希望歸還被強奪的主權、自治權。
- 四、努力促進一切國家的通商及原料的均等利用。
- 五、尋求一切國家的經濟合作。
- 六、打倒納粹從恐怖及貧窮解放人類。
- 七、確保海洋的自由航行。
- 八、希望放棄構成其他國家侵略威脅的軍備。

11月27日，史塔克上將再次自華盛頓發出一則戰爭警告：「在幾日內日本可能有侵略行動……目標可能為菲律賓、泰國、婆羅洲等地¹⁸。」可是卻無人提及夏威夷也是一個可能目標。28日後原停泊港內的三艘航空母艦，分別載送飛機駛往威克島、中途島及返美國西岸維修。之後的數日，美軍仍能藉由「魔術」截收與譯密，發自日本大使館有關「珍珠港內泊靠艦艇位置、雙方斷交得14份電文等」，雖經研析但均未即時處置。12月7日0355時，美艦康杜號發現潛艦呼吸管，即通知驅逐艦華德號，兩艦往來的無線電信文，雖被美軍側抄，亦無人員有所反應；0633時巡邏的PBY再次發現潛艇，旋即投擲信號彈，華德號立即前往攻潛，0645時擊沉潛艇；0700時另一PBY巡邏機在港外1哩處擊沉第二艘潛艇。另0645—0700時，歐胡島北部的Opana雷達站發現日軍飛機，立即將此訊息轉報戰情中心，中心未即時反應與處置，0702時接續發現光點成群，此時距離132哩、速率182節，再通報戰情中心，仍未查證，反被告之為「係自美國西岸起飛的B-17」。數項情資均未能即時處置，延誤採取適當反應措施的先機。

華盛頓1300時（即夏威夷0730時）1500時馬歇爾將軍依據日方的文件，研判日軍將在1300時左右，向太平洋的美軍發動攻擊，於是他草擬一份通告「日本定於本日東部時間下午一時，將一個類似最後通牒的文件送交美國政府。希一體嚴加警戒。¹⁹」通知美駐遠東地區、加勒比海地區、夏威夷等地區司令官，但這樣地通知卻交由民間電信業者發送，故這訊息抵夏威夷指揮官時已經是珍珠港被攻擊後的6小時。

伍、日本的態度與準備

1941年1月21日1250時，在日本野島崎東方35哩海面，發生「淺間輪²⁰」事件，引發日本民眾對英國的不滿，及前述美國的移民政策等。故當7月16日，米內內閣總辭，7月18日近衛組閣，同時任命東條英機為陸軍大臣、吉田善吾留任海軍大臣、松岡洋又為外務大臣²¹，新人事的部局顯示，受德國在歐洲戰爭的勝利所眩惑²²的陸軍思想，企圖急進的跡象，此人選已重下未來主導戰爭的潛藏因素。而此內閣的重組，在時機上是日本國內的反英、美狂熱（原以俄國為假想敵）和要求日、德、義結盟的呼聲達於沸點²³，所以防止美國參戰與改善俄國關係²⁴為加入三國同盟的目標。9月27日終在松岡等人的斡旋下德義日完成同盟簽訂，隨後11月20日匈牙利、22日羅馬尼亞、24捷克、1941年3月1日葡萄牙、3月25日南斯拉夫、6月15日克羅埃西亞先²⁵後加入「軸心國」。1941年3月，松岡外相訪問德國、蘇俄等國，4月並與蘇俄締結中立條約，借以增加對美國的牽制。

但日本一方面無法以速戰速決方式解決中國的戰爭，亦無法截斷中國對外的補給線，反陷入戰爭之泥沼，而美國持續的援助中國，美日關係日益惡化；而欲切斷從外在對中國的補給與支援，唯有先獲取越南

的海空基地，才能切斷滇緬公路，但又須與法國交涉及和英國交戰，而此舉又使日本陷入經濟制裁的命運。當美國開始實施禁運之後，尤其供戰爭使用的石油，其國內產量極少，其中88%均須仰賴進口，初期日本的儲存量還足夠正常消費三年，一旦全面戰爭，則僅能維持一年半²⁶。當時荷屬東印度（爪哇及蘇門答臘）的油田，及馬來西亞的橡膠（產量為世界之4/5）、2/3的世界錫礦產量，在再吸引著日軍欲一舉囊括，也造成日本海軍積極南進，且能避免陸軍在中國戰場的長期消耗的主因；故徘徊於開戰或屈服與美國的主張，即成為日本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因此，近衛內閣國策無法獲得一致意見，及缺乏強硬主張以外交謀求解決美日爭議，進而對「和」與「戰」未能決定，而導致下台，

1940年5月15日至21日，日本軍令部曾以美、日戰爭時的戰備，研究日本持久戰力的圖上兵棋推演，研究的結果，估計日本的抵抗力大致可持續一年半，樂觀評估也不過二年²⁷（此即爾後永野所謂的二年期限）。此外，更發現即使以武力佔領南方資源要域，且暴露出往返之海上交通安全若無法確保，攻略南方則無意義²⁸，故美國在太平洋艦隊及英國艦隊的存在，即成為重要的憂慮。

日本在無法以「和平」的方式自由進出中南半島，且無法突破英、荷海外屬地的資源的情況下，進而威脅「維琪政府」，終於同意日軍部隊的進駐，但已刺激美英等國高度的重視與反應。7月24日，遂自海南島三亞出發，28日登陸法屬中南半島，也嚴重刺激英美等國極大的反應與重視。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南進或北進」雖僅是日本海、陸軍的軍事行動的考量，而政策的考量實際上是「中日戰爭的拖延」、「藉中南半島加強對中國的攻勢」、「南方資源的誘惑（也引發美國、英國強硬的態度與海上交通安全）」、「美

國的禁運」、「蘇俄的態度」等所交雜牽涉的問題。

上任不久的近衛內閣在連番的改組後，仍被各項顧慮所牽拌，無法作一決定，只有循前任米內內閣的命運下臺；10月17日東條英機的軍事內閣登場；遂於11月5日的御前會議決定「帝國國策遂行要領」，要點有：

一、決定對美、英、荷開戰，並於12月初旬發表，陸海軍應以此完成作戰準備。

二、進行上述作戰之同時，對美談判亦應以緩和的表現法，解決迄今仍懸而未解的重要事項，以盡外交上最後努力。

三、謀求與德、義兩國加強合作，並於發動武力之前與泰國樹立緊密的軍事關係。

四、若於12月1日零時前，對美談判成功，則應中止發動武力²⁹。

但在審議過程中，總長永野修身曾表示：「日本海軍於開戰兩年時間有必勝把握，但將來如果發展成為長期戰，則難以估計。對美之戰，雖不敢抱有決定性勝利，不過憑藉切斷海上交通以屈服英國，並以此斲喪與該國有休戚與共的美國之戰志，乃我海軍應注意的策略³⁰。」因此，遂行短期作戰則為日本的唯一考量，並將此一考量建立於「德國不致潰敗」的基礎上。隨後，大本營海軍部以第一號命令：「為自力生存自衛，預期於12月上旬對美國、英國及荷蘭開戰³¹。」（開往作戰海面及最後的開戰決心分別為大本營海軍部第五、九號命令）軍令部總長向聯合艦隊、中國方面艦隊、鎮守府等傳達大本營的作戰準備命令³²，並擬定作戰方針，同時祕示初步開戰日期為12月8日³³。日軍下達的作戰方針為：一邊繼續於中國施行制壓，一邊掃蕩在東亞的敵勢力，除攻佔確保南方要域

以先以確立持久不敗之態勢外，同時並將敵艦隊予以殲滅後，最後摧毀敵戰志³⁴。由此可知日軍的行動雖著眼於南進的策略，海軍為防範美艦隊向西太平洋的移動，並協同陸軍之攻略，間接支援南方的作戰，兩者同步發動，如此較易使歐美國家難以猜測其行動，亦能收保密效果。因此，遂行有限度的戰爭，行內線作戰，對日本較有利。以制海的觀點而言，也就是日本大本營單方面的認為將英、荷拒止於新加坡、將美軍拒止於夏威夷，使其無法對南方資源區馳援；而其中對英國方面寄望於德國對英倫的攻勢，亦可藉由大西洋的態勢，增加太平洋的牽制，進而減低日本在西太平洋受美軍的威脅。

11月3日，來栖三郎奉命至美國，協助野村大使對美久無結果的談判，並密令野村「除非一切談判在11月29日前完成簽署，否則聽任事態去自動發展。³⁵」26日，赫爾國務卿提交美國之聲明：一、要求日本承認前述之四原則。二、約定（一）訂立中日英美荷泰之間的互不侵犯條約。（二）對於中日英美荷泰之間的不可侵犯法屬中南半島、以及法屬中南半島經濟上均等待遇的協定之完成。（三）日本軍自中國及全部法屬中南半島全面撤軍。（四）美日兩國不支持中國蔣政權以外之任何政權的保證。（五）撤銷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及租界。（六）簽訂以最優惠國家待遇基礎的美日間互惠通商條約。（七）美日互相解除資產凍結令。（八）日圓、美金匯率的安定等³⁶...計10條，這樣的建議（赫爾備忘錄），在日人眼中無異是最後通牒，且被迫放棄在中國及中南半島的全部利益；至此雙方和談可說是瀕臨破局，戰爭的緊迫，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為支持攻擊行動能有效落實，在有限的時間壓迫下，周詳的準備及秘密行動就成了必備的重要條件³⁷；

面臨的問題即是如何形成有效的攻擊與隱密行動，因此，日本已積極展開各項情報蒐集、訓練、保密及研發措施，如：

一、汲取攻擊大蘭多港經驗：1940年11月英國海軍對大蘭多（Taranto）港的攻擊中，英國海軍只使用21架魚雷轟炸機，就擊沉位在港內之三艘義大利戰鬥艦³⁸。當時大蘭多港平均水深為75呎，珍珠港為30呎45至呎；年，英國人已能利用此經驗，完成專供淺海攻擊用的「改2」型魚雷的研製，將一木鰭（Wooden fins）加裝在魚雷上，防止其撞著淺水海底。此一消息經由日本駐羅馬及倫敦的大使館獲得³⁹，並傳遞回國並積極研究，再將此一成果運用於高空轟炸機的炸彈。此外，為能將美海軍艦艇之甲板貫穿，對特殊穿甲彈的研發，以及有效的投射高度，均在事前完成整備與訓練。

二、情報蒐集：自1941年9月日本即密令其駐檀香山總領事，將珍珠港內劃分為數區，並提供港內主要軍艦停泊位置，而日本使館亦將細分後的區域要點拍回東京⁴⁰。調查珍珠港內美軍艦艇之情報及動態（在攻擊行動前，日軍的飛行員已能準確的掌握應攻擊的目標位置），並以密碼傳遞至東京，但日本外交用的九七式密碼機（魔術），確早被美軍所仿造及破譯。

三、嚴謹的訓練：昭和16年（1941年），山本秘召大西瀧治郎研究運用航空兵力攻擊夏威夷的可行性，大西瀧治郎為日本海軍航空兵之專家，其針對山本五十六之作戰企圖進行評估，發現作戰成敗關鍵在於：魚雷攻擊與空中轟炸之有效性與可行性。因此魚雷與空投炸彈就須以技術克服。4月大西完成作戰計畫，7月聯合艦隊即選擇鹿兒島港灣作為訓練基地，開始實施秘密訓練，前後持續達5月之久。鹿兒島港是位於九州島南部的軍港。聯合艦隊選擇此地的重要原

因，就是它的港口狹隘，四面環山，在地形、水深等與珍珠港非常相似。（如圖5）



圖5 鹿兒島位置（參考<http://www.rurubu.com/Pref/index.aspx?KenCD=46>）

400多名魚雷機、俯衝轟炸機、戰鬥機飛行員，在淵田的督導下，接受緊張、逼真且近乎殘酷的訓練，但事後均無任何傷亡。執行訓練的機群，每日從島的城山（位鹿兒島市的丘陵，高107公尺⁴¹）穿越後即下降進入低岩崎山谷（位崗山市北部的山地⁴²），飛行高度要求在150呎，各機相距500碼，隨後再迅速爬升至鹿兒島市上空。嚴格的要求甚至於要飛機貼近海面時，高度仍保持於60呎，且必須超低空瞄準目標發射魚雷。如此反覆地模擬練習，使能熟悉攻擊時的距離、高度、角度，及空投魚雷的動作。

另轟炸機則在海上靶場進行訓練，在嚴格且密集的訓練下，投彈的精準度大為提昇，投彈誤差都能維持在3公尺以內。另外，還根據飛機數量和機型的性能差異，以提高命中率，嚴格律定各機投彈時機的要求。為強化臨場感及作戰之應變處置，在1941年10月日本軍令部送達珍珠港模型（約一坪，即3.305m²）至第一

航空隊旗艦「赤城」，制定作戰計畫的參謀源田中佐及空中攻擊隊長淵田美津雄中佐依此作戰地形模型不斷的思考作戰計畫與最精準的停泊訊息，以求完善。

四、偽裝與欺敵：首先是航線選擇，從日本本土到珍珠港，通常有三條航線：一是經阿留申群島的北航線；二是經中途島的中航線；三是經馬紹爾群島的南航線。這三條航線各有利弊，北航線可遠離美軍岸基飛機的巡邏範圍，且較無商船航行，便於隱蔽。但氣候惡劣，海上加油比較困難。中、南航線，氣候宜於航行，但來往商船頻繁，唯距美方島嶼較近，易被美軍發現。經過再三比較，特別是出於保密的考慮，最後日軍選擇了北航線。其次是發起攻擊位置的距離考量，艦?機離艦攻擊時應選擇航程短，可迅速接近的海域，幾經研究，最後選定起飛海域為瓦胡島以北200哩，（即42° N，170° W海域）。根據當時日軍飛機的航速推算，從起飛到飛抵珍珠港需要約二小時。而且在艦?機起飛後，航空母艦即可撤離。如此一來，日軍飛機攻擊時作戰半徑較短，攻擊完畢返艦時航程雖較遠。美軍追擊飛機，以作戰半徑而言，往返航程均較遠，燃料受限制，將增加追擊的困難。其次是龍田號撤僑：日本受美國凍結海外資產後，即動員十艘商船，擔任撤僑任務，其中龍田號於11月24日，自橫濱出港，預12月7日抵洛杉磯，但卻延後至12月2日出港，甚至於要求該商船，航行北方航線，在出港前，該船船長收獲一12月8日（抵換日線附近）開啟的密函，密函內書寫「立即返航歸港」，另一方面日本外務省等仍向國內外宣稱龍田號將於12月14日、19日、26日，分別在洛杉磯、墨西哥、巴拿馬等地載運僑民。為掩飾攻擊的情勢，日軍安排約3千多名士官兵至東京遊覽及參觀朝日新聞等，以避免民眾緊張不安、猜疑、耳語等事項。有關內部保密，即使連執行任務的副艦長，也是出港後始予告之。任務提示。

12月2—3日，日本政府對其海外使館發出連串命令，要求銷毀密碼本和密件⁴³，野村與來栖仍繼續與美溝通。美日雙方當時在發動戰爭直前，已互為準敵國的態勢，因此最後通牒提交的時間，依海牙公約所示：「簽約國家承認，如無包含附有理由之開戰宣告之形式，若含有附條件之開戰宣言具有最後通牒形式之明瞭且事前之通告，不得在其相互間開始戰爭⁴⁴。」日統帥部將通告時間原訂為攻擊前一小時，但考量有延誤攻擊等因素發生，將通告時間改為攻擊前30分鐘⁴⁵（攻擊時間為8日0330時，即華盛頓時間7日1330時）。談判雖告終止，而其中回覆美國十點建議的答覆，也就是停止談判的通告，日方區分為14份電稿，自12月6日2030時起拍發（最後的電文應於華盛頓時間7日1300是由大使直接交予美方；但當日美方經由魔術已收到前13份電文，羅斯福總統卻未立即通知夏威夷之指揮官），由於日本大使館的處理不當，致密碼譯解、打字等延誤，致野村大使抵美國國務院的時間是1400時（野村與來栖原定1300時會晤赫爾，但1300時後，再通知延後至1345時，1405時野村與來栖抵國務院⁴⁶），再交到赫爾手中已是1420時（已是日軍預定攻擊夏威夷時間50分鐘後）。

陸、攻擊行動

1941年9月11日至20日，日本軍令部再次於海軍大學內著手圖上兵棋推演，其結論為：「為準備長期戰，必需優先獲得南方要地，以建立基地，支援兵力不足的基地航空部隊以利航空部隊運用⁴⁷。」另將原四艘航空母艦增加至六艘；並依據前述的作戰要綱，完成對夏威夷及南方作戰之編組：主力部隊：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擔任指揮官，低速戰鬥艦六艘編成，支援全程作戰。空襲艦隊：第一航空艦隊司令官南雲忠

一（Chuichi Nagumo）擔任指揮官，航空母艦六艘（赤城、加賀、蒼龍、飛龍、瑞鶴、翔鶴）、高速戰鬥艦、重巡洋艦各二艘（霧島、比叡）（利根、筑摩），奇襲夏威夷。另有大森少將率領的輕巡洋艦阿武隈及谷風、濱風、淺風、霞、叢雲、陽炎、不知火、秋雲等驅逐艦擔警戒部隊。而先遣部隊由第六艦隊司令官任指揮官，以潛艇30艘擔任監視等任務，並支援特遣艦隊作戰。11月19日，陸續離吳港、橫須賀，中途在馬紹爾群島的瓜加林加油，這些潛艇分別於6—7日在珍珠港港外就位。南洋部隊：第四艦隊為主，警戒南洋方面，攻佔關島、威克島⁴⁸。尚有加油船遠東丸、健洋丸、國洋丸、神國丸、東邦丸、東榮丸、日本丸等組成⁴⁹補給艦隊。聯合艦隊於11月7日下達「第一開戰準備，Y日為12月8日⁵⁰。」11月18日特遣艦隊為避人耳目，分別自佐伯灣、吳港、橫須賀等地啟航，先向單冠灣（Takan Bay）（千島群島的擇捉島⁵¹）（Etorofu Island）集結（如圖6），11月26日航向珍珠港。12月2日，帝國會議進一步確認12月8日攻擊夏威夷的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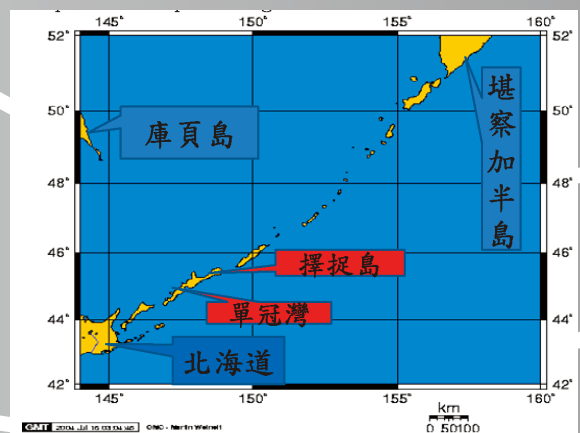


圖6 特遣艦隊航行相關地理位置（參考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D%83%E5%B3%B6%E7%BE%A4%E5%B3%B6>，作者自繪）

1941年11月27日，美軍巡邏機在台灣附近發現一龐大的遠征艦隊，12月6日，日本遠征軍出現在越南外海向南航行，指向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此艦隊即是12月8日載運登陸部隊在馬來半島登陸，及後續「馬來亞海戰」、「爪哇海戰（或泗水海戰）」，重創英國威爾斯親王號的日本第二、三艦隊。但此時另一遠征艦隊卻悄悄的沿北太平洋向東穿越中（如圖7）。在航進過程中，特遣艦隊仍保持無線電靜止，12月6日特遣艦隊仍未被發現，南雲作出繼續前進、發動攻擊的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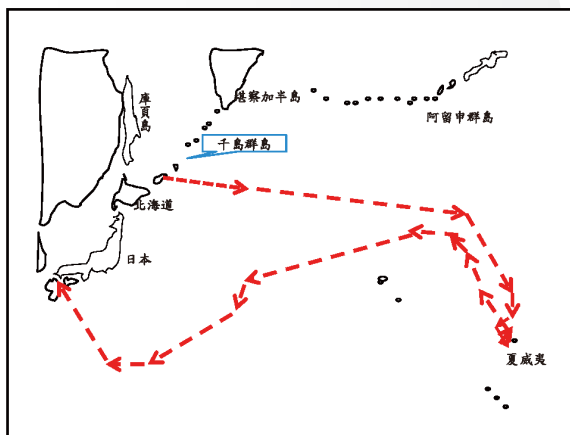


圖7 日軍特遣艦隊航行示意圖（作者自繪）

12月7日0600時（華盛頓時間1200時）特遣艦隊已抵歐胡島北方200—300哩處，0730時，美驅逐艦在珍珠港附近擊沉一艘日軍小型潛艇；同時位北方的雷達站（Opana）發現大批空中目標接近，但戰情中心人員確將此目標，誤認為係來自美國西岸之本國B-17，遂擱置此重要情資，而這兩件重要情資均未引起美軍警覺與處置，且無後續查證或管制等作為，以顯示日軍即將對夏威夷發動攻擊。當下達「登新高山1208」（亦即進行攻擊）的命令後，第一批183架飛機陸續

升空（轟炸機51架、戰鬥機43架、攻擊機89架），日機0745時，飛抵珍珠港，當時一片寂靜，港內毫無戒備，第一波的攻勢即先向機場展開，期能癱瘓美空中作戰能力，頓時各機場幾乎失去空防，隨後再向港內艦艇發動魚雷攻擊及轟炸，此刻港內各項作為可說是厥如，僅有「點」防禦作為，第一波的攻勢充分展現日軍的訓練成果；緊接著一小時後第二批170架（俯衝轟炸機78架、戰鬥機35架、水平轟炸機89架）繼續升空出擊，珍珠港的傷害範圍益形擴大。接著便是「虎！虎！虎！」，代表「出擊成功」，直到1300時，南雲率隊向西北方返航（如圖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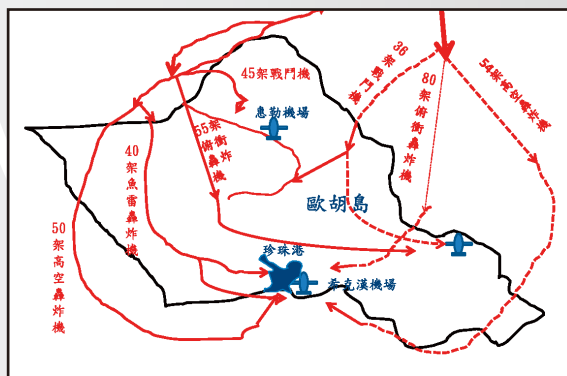


圖8 攻擊珍珠港示意圖（作者自繪）

柒、啟示

一、將戰爭成功的希望寄託在德國的勝利：從戰術行動上看，日軍無論在情報、訓練、行動的隱匿等，均有令人學者之處；但從國家戰略而言，日本卻將發動整體戰爭的勝利希望，寄望於德國在歐洲戰場

的勝利，但德軍能否勝利，卻是日本無法掌握任何條件的。又考量長期戰爭不利的後果，卻無具體政、經、心、軍、及外交政策，自泥沼中解脫其軍事困境，其中又對國際局勢缺乏持續、客觀及長遠的認知，將美國捲入太平洋，雖獲得美海軍暫時癱瘓的時間，也為日後戰爭失利，陷入進退失據的局面的最大因素。

二、錯低估美國的潛力：無論山本五十六、來栖（與羅斯福總統極為熟識），甚或永野等人，均對美國有深入的瞭解，都認為一旦發動戰爭，且極可能轉入長期戰爭的情況，以支持戰爭的持續力而言（就物資生產、工業潛力等），對日本極其不利，且無勝算把握，雖曾提出建言，但仍無法改變國內思想，終將日本長久累積的經濟成果一夕耗盡。

三、航空母艦之戰力與用兵思想的改變：長期以來，各國無不追求巨艦、厚裝甲及巨砲的戰艦思維，因此巨大的戰艦，代表著是主宰海洋的力量，無論在軍縮會議等條約中所約束的對象是戰艦數量、艦砲大小等即可見一斑，但航空母艦的艦機運用於攻擊行動，其所展現快速及遠距行動、強大破壞力，確是未見的新戰術觀念，澈底改變造艦與用兵的迷思；美軍能迅速的反應此一新觀念，然日軍雖為時代的首創，但未能將此一戰果（含威爾斯親王號的沉沒）延續，進而扭轉國內普遍的思維，建立20世紀海權思想為主流的觀念，對爾後作戰行動影響甚巨，更促使海軍戰略、海戰戰略發生重大改變。

四、飛行員的技術與訓練：日軍為獲得戰果，於事前對珍珠港港區內外所實施的調查，並將成果反應於飛行訓練場地的選擇，使每一參戰飛行員，熟悉戰場環境，除淵田親自示範飛行技術外，且能嚴格要求參與人員在每一飛行細節與動作，方能於戰爭中獲

得極佳的戰果。故勤訓苦練、以身作則是維繫艦隊作戰成功的具體認知，不可因外在因素而放棄應有的責任。

五、科技對戰爭的影響：由於攻擊行動所使用的武器，有其諸元的限制，但日軍人員能即時將「大蘭多戰役」的經驗，運用在空投魚雷的研發；此外，炸彈穿甲引信的改進等，都大幅提昇攻擊的命中率與效果，這些都是科技運用的成效，也確實對日軍攻擊行動的助益。

六、情報蒐集：情報戰爭是在雙方發動攻勢之前，已不動聲色的祕密展開，此次，美軍能截獲且快速譯解日本大使館往來的情報、而日本對珍珠港停泊艦艇數量、泊地的調查與資料整理，均是情報作為的積極的展現。另一方面龍田號的撤僑、官兵的休假，均是針對即將的軍事行動而有的作為，因此，相對於反情報與保密措施的警覺性等作業，不會因時空的改變而消失，反更加的細膩與多元化，因此，軍機安全的維護應更加周密與落實。

七、戰情系統的傳遞：美軍雷達站在珍珠港北方已發現日軍的攻擊機群，站內人員雖循系統反應，然其上級卻未能重視此一重要情資，以致於珍珠港被攻擊時，已無緩衝時間，所幸日軍僅有一波的攻擊行動，所釀成之災害尚屬有限，因此對於情傳資料應有的態度及查證，仍是要重視，且不可輕忽的事。事後，美軍內部亦曾檢討，發現海、陸軍雖在地區各有預警部署，但相互間通報欠缺密切，且整體防禦計畫中所規定陸軍擔任20哩近海巡邏，海軍擔任700—800哩遠程巡邏，記錄顯示未能逐日落實執行。

捌、結論

從19世紀以來，深受馬漢海權思想的影響，均深信要贏得「制海」須依靠「艦隊對決」而獲得，但此次日軍的攻擊行動，卻推翻了長久以來的傳統思維，亦即巨大的艦砲無法與艦載航空兵力相抗衡，更給美國海軍的發展提供了方向，但日本卻未能藉此戰果而改變用兵思想；而太平洋後續的海戰已澈底的改變傳統型態，當覺醒的觀念開始認知時，日本海軍已無力改變態勢了。

另以此戰爭為例，日本海軍對這個行動，可以說是沒有戰爭目的，如果美軍在太平洋的存在，對其軍事行動是一潛在威脅，但行動的結果卻不是殲滅敵人，而是短期的癱瘓或削弱敵人，以掩飾南進政策可能的干涉，或爭取時間以能建構一太平洋的阻隔，但實質上珍珠港的攻擊事件對美國人民來說，是一心理的重大打擊，日本的行動卻激起美國人要贏得太平洋勝利的決心，與齊一的精神；將美國引導至戰場，不僅是戰力的投入，更嚴重的後果是考驗國家戰力的計算，將是無法負擔的；也就是說日本在戰爭開始之前，已經清楚是毫無勝算的。誠如李德哈達所指出的，歷史的最大價值就是提供警告，它告訴我們前人是如何失足跌倒，這樣也就使我們知道應該避免什麼始不至於重蹈覆轍⁵²。就這樣的作戰行動，所造成的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均使原本在太平洋暫取守勢，或將原本無參戰的正當性的美國，更在事後媒體的推波助瀾下，直接牽引到亞洲的戰爭。另外日本的大陸政策，與太平洋戰爭，本身即發生了衝突，更與美國太平洋政策發生了衝突，是日本在力量上，已超過了限度，逐漸陷於泥沼，而不能自拔⁵³。此外，日本連續向海外用兵，將有限的人員與物質分別投入中國、緬甸及東南亞等地，雖可獲得短暫的勝利，但綿長的補給線在

缺乏有效地且數量優勢制海兵力，極可能陷入不利態勢；在認知的不同又造成日本海、陸軍對戰爭推動的觀點產生爭論，就戰術而言，日軍擅於將重點置於第一線，亦即在第一擊中，將美軍的戰力摧毀，短期內可速戰速決，達到此一目標；反觀美國係以補給後勤為重點，日軍攻擊動中未將美軍之造船廠、飛機工廠等破壞，僅以攻擊停泊之艦艇為考量，就美國當時的後勤能力（能源與生產力）已具深厚的潛力，長期而言極具優勢的。🇺🇸🇯🇵

- 1 第二次世界大戰海戰檢評：（上），宋鐸著，P95。
- 2 太平洋戰爭紀實，松村秀逸著，何成璞譯，正中書局，p43。
- 3 戰史研究與戰略分析，鈕先鍾著，軍事譯粹社出版，P1。
- 4 戰史研究與戰略分析，鈕先鍾著，軍事譯粹社出版，P2。
- 5 聯合艦隊的覆滅，伊藤正德原著，劉宏多譯，王書君校譯，風雲時代出版，p54。
- 6 戰史研究與戰略分析，鈕先鍾著，軍事譯粹社出版，P2。
- 7 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下），富勒將軍著，鈕先鍾譯，麥田出版，P581。
- 8 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下），富勒將軍著，鈕先鍾譯，麥田出版，P581。
- 9 （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63。
- 10 （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77。
- 11 （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33。
- 12 （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47。
- 13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二），從偷襲珍珠港到中途島海戰，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11。
- 14 （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124。

- 15 所謂凍結資產是指，對日本在美國的資金之一切用途必需獲得美國政府許可的制度。(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587。
- 16 海權史，海軍學術月刊社，P180。
- 17 (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653。
- 18 兩洋戰爭，原書名(The Two-Ocean war)，原著：Samuel Eliot Morison，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42。
- 19 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下)，富勒將軍著，鈕先鍾譯，麥田出版，P586。
- 20 淺間倫為往返舊金山及橫濱間之郵輪，船上有標準石油公司德籍船員21名，詳(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6。
- 21 (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47。
- 22 (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95。
- 23 (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143。
- 24 (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143。
- 25 (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174。
- 26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二)，從偷襲珍珠港到中途島海戰，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324。
- 27 (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36。
- 28 (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37。
- 29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二)，從偷襲珍珠港到中途島海戰，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2。
- 30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二)，從偷襲珍珠港到中途島海戰，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2。
- 31 (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812。
- 32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二)，從偷襲珍珠港到中途島海戰，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6。
- 33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二)，從偷襲珍珠港到中途島海戰，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6。
- 34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二)，從偷襲珍珠港到中途島海戰，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6。
- 35 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下)，富勒將軍著，鈕先鍾譯，麥田出版，P584。
- 36 (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810。
- 37 戰爭論圖解，是本信義著，劉錦秀著，商周出版，P116。
- 38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原書名，History of Second World War，B.H.Liddell Hart)，國防部編譯局譯印，P333。
- 39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原書名，History of Second World War，B.H.Liddell Hart)，國防部編譯局譯印，P334。
- 40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二)，從偷襲珍珠港到中途島海戰，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6。
- 41 聯合艦隊的覆滅，伊藤正德原著，劉宏多譯，王書君校譯，風雲時代出版，p64。
- 42 聯合艦隊的覆滅，伊藤正德原著，劉宏多譯，王書君校譯，風雲時代出版，p64。
- 43 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下)，富勒將軍著，鈕先鍾譯，麥田出版，P586。
- 44 (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819。
- 45 (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819。
- 46 (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820-821。
- 47 (42)日軍對華作戰紀要，戰前海軍部之和戰抉擇，林石江譯、陳漢業審核，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670。
- 48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二)，從偷襲珍珠港到中途島海戰，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8。
- 49 聯合艦隊的覆滅，伊藤正德原著，劉宏多譯，王書君校譯，風雲時代出版，p47。
- 50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二)，從偷襲珍珠港到中途島海戰，國防部史編局譯印，P9。
- 51 千島群島位日本北海道與堪察加半島間之海域及北臨鄂霍次克海與庫頁島相望。
- 52 戰史研究與戰略分析，鈕先鍾著，軍事譯粹社出版，P1。
- 53 太平洋戰爭紀實，松村秀逸著，何成璞譯，正中書局，p43。